

赶太阳

王云敏

虽已立春，但仍像冬日。滴滴答答的雨时歇时下，错落有致地敲打着窗台，湿，冷。

当这恼人的雨终于可以告一段落时，久违的、橘色的阳光暖暖地照着大地，亮堂堂的，将多日来的烟雾蒙蒙一扫而光。阳光下的人们，脸庞是粉色的，心情也是粉色的。

有阳光的日子，人总是忙碌的。养蜂的人天南地北地“赶花”，打鱼的人络绎不绝地“赶海”，江南的人则喜欢在立春后热情洋溢地“赶太阳”。

连绵的阴雨，让家中的衣物堆积了一身的潮气，没有放在太阳底下晒晒，即使晾干了，也是阴冷阴冷的，穿在身上总觉得瑟瑟的。这不，天气一放晴，家家户户早早地起床来，该洗的洗，该刷的刷，一件一件地晾晒在阳光下。衣物、鞋子、毛巾、被褥，就连阳台上的花草草也都尽享这冬春之交阳光的灿烂。

母亲把刚刚洗过的衣服晾挂在阳台外面，阳光里滴着没有完全拧干的水珠，那“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节奏着实让人惊艳。“赶太阳晒晒”是母亲在晴天里的口头禅，原本平淡居家的日子便在母亲勤劳的手指尖上有了忙碌的温馨。午后，被太阳晒过的衣物、鞋帽、被褥再一一收回来，原先潮乎乎、湿答答的感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柔柔的、软软的、暖暖的美妙感受。晚上洗个热水澡，钻进被窝里，一股阳光的味道弥漫开来，清新而又自然，让人心生



欢喜。

阳光明媚的日子，老人和孩子也喜欢“赶太阳”。

还记得小时候，春夏秋冬，四季轮番，祖母最怕的就是过冬天。一到冬天，一刮风，一下雨，祖母的支气管炎就会发威，此起彼伏的咳嗽声日夜夜折磨着祖母，让我们心疼不已。多少个冬天，年迈的祖母都会郁闷地说：“这漫长的冬天，可有得熬了！”一个“熬”字道尽了老人对冬天的恐惧。新年一过，天气依旧寒冷，但只要有了太阳的日子，我们和祖母都会心花怒放，又一个春天即将来临，祖母的咳嗽又该停了。

等呀，盼呀，瞧，近几天终于出太阳了。楼下的老人们穿戴整齐，搬张老式的摇椅在门外悠闲地晒着太阳。他们

一边晒着花白的头发，晒晒胳膊晒晒腿，一边谈论着那些陈年旧事、家长里短。“赶太阳”晒着，老人们爬满皱纹的脸上便有了些许的红润，精神也格外抖擞，老有所养的天伦之乐便顺着他们的指缝在阳光里一点一点地荡漾开来。

阳光下，孩子们手舞足蹈的身影是最美的画面。家的附近有一个小公园，那是孩子们的乐园。天气晴朗，孩子们暂时脱去了臃肿的棉衣，身轻如燕，来回玩耍着。牙牙学语的小手被母亲牢牢牵着，顽皮地穿梭在花丛中，找寻着嗡嗡叫的小蜜蜂；稍大一点的，骑着小童车、玩滑梯、荡秋千、放风筝，不亦乐乎。孩子们额头上亮晶晶的汗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有阳光的地方，充满了童趣。“赶太阳”的孩子才容易长大！

阳光真是一种美不胜收的语言，一种亲近大自然的语音，和煦、妩媚、动人、温情，“赶太阳”的人能萌生出无限遐想。很喜欢那首《太阳出来喜洋洋》的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哦……只要我们多勤快……不愁吃来不愁穿”，听起来真是浑身是劲倍儿爽。“赶太阳”的人，像一个辛勤的园丁，在光点里把握阳光的语言节奏，未雨绸缪；“赶太阳”的人，像一个质朴的农夫，把手伸进松软的泥土里，感知阳光的温暖力度，乐于耕耘。

乍暖还寒的早春季节，人们喜欢“赶太阳”，因为和阳光对话，人们会忘记孤独，忘记忧伤，从而感受到温暖、快乐、向上的力量。这么想着，阳光下的我情不自禁地在键盘上敲下这行小字：“喜欢像向日葵一样，即使沮丧，也要追赶着太阳！”

生活原本就是这样的

张存

嚷嚷了整整一年的春节，呼啦一下就又过去了，日子又进入常态。

大年夜前一天，我还和小松一起坐着聊天。第二天下午，他来电说生了个小子。话筒那头，声音里透着喜庆。这是父亲这个角色所带给他的喜悦。我想起自己当年刚做父亲，也躲起来一个人偷着乐呵过。

有一天上午，收到一个来自杭州的电话。接通后，他自报家门是金锡逊。原来是老前辈，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退休前是中学教师。他喜欢读书，而且特别勤奋，又无比谦虚。这次他来电，是告诉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已经寄出了，问我有没有收到。我说没有收到。他就跑到邮局去问，被告知那里东西堆积如山，没法查，并且还给他出主意，用挂号。他果然用了挂号。七十多岁的人了，为一个小辈寄一本书，跑来跑去，费钱不说，又费了不少力。

书收到时，我发了短信，表示虔诚的谢意。他回复：多日来打扰了。我见这几个字，无语。这份厚爱，令我汗颜。

和女儿做游戏，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我的脚崴了。钻心的痛，冷汗直往外冒。我跳蚤似的蹦到楼梯口，坐下。女儿有点怕，用小手摩挲着我的膝盖：“爸爸，爸爸，你还好吗？”我可以想象，自己的脸一定是煞白的，没有血

色。我摇了摇头，“没事，爸爸没事。”还从疼痛中挤出一丝笑来，为女儿害怕的心取暖。我在日记里记录了这件事，里面写有这么几句话：当时我为什么要从疼痛中挤出一丝笑来，为女儿害怕的心取暖呢？因为我是父亲。父亲这个称呼是她赐予我的最高的奖赏。想想自己的父亲，当年也该是如此的吧。

妻子牙痛，直哼哼，躺在床上，还哼哼。看来是真痛，不然以她好强的性格，绝不至于这样哼哼个不停。我替她请了假，又拿了西洋参粉倒在她的痛牙上。几分钟之后，还是痛。我的解数已经用完，只有呆呆地陪在身旁，瞅着她痛苦的神情。迷迷糊糊地，她睡着了。忐忑的心，才渐渐地平静。

过了几日，我硬拉着她去补牙。这是她最怕的，受不了这用钢钻磨牙的痛。看牙的人不多，等了几位，终于躲不过去，她只好躺到了那张椅子上。医生经验丰富，而且态度还特别和蔼可亲。当医生用冰冷的器具触碰那蛀牙，妻子冷不丁地打了寒颤。我走过去，抓住她的手。她紧紧地捏着我的手，以至于指甲似乎要陷进我的肉里去。我却觉得疼，那紧紧握住的手里，是无边的信任和依恋。

女儿开学，妻子用电瓶车送她到学校。天下着雨，路滑，轮胎碰到翘起的

钢板，重心不稳滑倒了。女儿没事，机灵地跳下站到一边，她却被倒下的车身压到了大腿。站不起来，使了劲，还是无济于事。有人过来扶她，一个、两个、三个，车子扶正了，人扶正了。她起来，道着谢，既而转身看看女儿，急促地问：“没事吧，没事吧？”这是她的本能，在她的心里，始终记着她是一位母亲。

回家的时候，女儿向我汇报了这件事。我迫不及待地问她，伤得还好吗？她轻描淡写地摆摆手，说没事，已经不痛了，就是没想到会有人过来扶她，还是好人多啊。我说，一直都是那样的。

生活里，有泪水也有惊喜，才显得真实。不知是哪位哲人说过这样的话：生活的本身要比任何的艺术形式来得精彩和震撼。只是我们往往被那粗糙的生活磨出了麻木和慵懒，无法见到蕴藏在里面的那颗珍珠。

我发现往日拖拉的女儿，吃了饭就去写作业，而且字迹还写得十分端正。我发现妻子的脸色，又变得和以往一样红润。我发现家里的绿萝，泛黄的叶子下，有了嫩绿的新芽。

或许，生活原本就是这样的。

总第 5578 期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

三江

“做风水”和“有风火”

赵淑萍

刚来宁波的那阵子，我经常侧着耳朵听，听宁波人讲话，尤其是上年纪的宁波人。公交车、大街、小菜场，那可都是听宁波话的好场所。甚至，经过那有着沧桑面容和市井气息的小巷时，我会故意放慢脚步，去听里弄女人家长里短、鸡鸣狗狗的唠叨。如果碰上宁波人所谓的“造孽”、“打相打”，我也会伸长脖子，不惜做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

有一次，我在穿一条小巷时，看到一大堆人围得密不透风。中间一个女人哭得厉害，一会儿抹泪，一会儿又捶胸顿足，似乎在咒骂什么，倾诉什么。旁边的人，有的在看热闹，有的在劝。不知谁调侃了一句，她突然破涕为笑。旁边一位老太太说了一句：“该女人来勒‘做风水’。”

“做风水”？我暗暗琢磨着这个词。我脑海里很直观地就浮现出以前浙东农村常有的一幕：谁家死了人或者碰到什么祭祀，僧道们都来了。尤其是那帮道士，穿着宽大的玄色道袍，手拿拂尘，挥舞着，嘴里念念有词，这就叫“做道场”。于是我想，“做风水”，是不是也有一类风水师，为人家看宅基、测坟地，然后用方法将不好的风水破掉？而这女人“做风水”，是不是比喻她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在使手段？

也许“做风水”这句话太老了，现今的一些宁波人都不怎么讲了。我再次听到还是从一位老家人的嘴里。那是段阴雨连绵的日子，路面上有积水，一天，走在街头，不意地听到前面两位老人在聊天。“几十年前，有一次‘做风水’，水很大，老底子的开明巷，棺材铺的棺材都浮到了街上。”一位说。“你讲的是‘八一’大台风吗？”另一位问。此时，我才意识到“做风水”有特定含义。果然，在《活色生香宁波话》中一查，“做风水”就是台风天气。因为台风来了必定有雨，而且往往有水灾。那么“八一”大台风呢？电脑上一搜索，原来是1956年那次特大台风。

台风天气怎么用“做”？我马上就想通了。在我的老家，不是也把水灾说成“做大水”吗？那么，把女人又哭又笑比作“做风水”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宁波话里，“做风水”这个词是归入“自然篇”的。记得，查找时，有些词同样令我新奇，如形容天气物象的龙光闪（闪电）、黄沙日（晴、雨、风交替变化的天气，又叫翻脸日）等。印象最深的是宁波话把龙卷风叫作“卷头风”或“鬼头风”。因为这种风很诡异，以前民间认为“有鬼作祟”。

若干年后，我又听到了一个带“风”的词——“有风火”。那是一位朋友在劝另一位朋友（这两位是正宗宁波人），意思是别冒险，那样做“有风火”。从字面上咀嚼，如果有风，哪怕一两火星，都很危险，难保不连片成灾。先前的马头墙就叫作“封火墙”或“风火墙”。这种墙，如果相邻的民居发生火灾，起的作用就是隔断火源，避免火灾。那么，“有风火”喻示有风险，多么形象生动。

“做风水”是天灾，天要“做”，不能避免，人只能未雨绸缪，积极应对。而“有风火”的事，却是完全可以避免。水的对立面是火，而在宁波话中，它们又有了一层对应关系。



您在黑乎乎的夜晚好像也动过我曾外祖父的墓，这使我家前辈对您的印象就更坏了。印象的改变，是您在另一个黑乎乎的夜晚给妈妈办的识字班送了课本。这事看起来不大，但对好几个乡村却是雪中送炭。

那几个乡村当时正要长从久蒙昧中站立起来，您伸手扶了一把。我对您开始产生尊重，是您在“文革”中帮助了河姆渡遗址的发掘。您还算不上考古专家，但您在发掘之前所参与的奔走、呼吁也很要紧，尤其是在那个不重视传统文化的年月。

有了这件事，我开始相信乡间有关您的一些正面传闻。例如，我小时候曾听邻居大婶说，那个葛公终于在我们村找到已经疯了的女友，是您引的路。而且，您还把自已的一间房子让给他住。这是真的吗？更重要的是，我听李龙说，有一次吴石岭山洪暴发，一个预先挖通的渠口把水引走了，救了山下好几户人家。一个柴夫告诉李龙，这个渠口是您花了半个月时间一锹锹挖通的。这就是说，您在无声无息的游荡间，也

做了无声无息的大好事，可能还不止一件。这是真的吗？

我没有期待您的回答，却发现您有了动静。您看着我，轻轻地像咳嗽一样清了一下喉咙，似乎要讲话，但跟着而来的是低哑的笑声。笑声很短，转瞬即逝，这让我很兴奋，因为我有可能与您交谈了，就像我与余鸿文先生。

我多么想引出您的话来，但您对我来说太陌生，很难找到具体话由，因此只能说得抽象一点。我说：小时候只觉得人生有趣，长大了只觉得人生艰难，到现在只觉得人生怪异。如果在以前，我一定会问，您是谁。现在，我不会问了。我等着您开口，没等到，但看得出，您对这个话题很投入。

我只好再说下去：问一个人是谁，是想寻找这个人其他人的分界。天下确实有很多分界，但万物并不为分界而生。很多人为了划定分界，净化分界，进行了千百年的争斗。结果，氏族之界，汉贼之界，华夷之界，阶级之界，阵营之界，制度之界，分得水深火热。不知道余贇贤先生您是不是听说过德国有一位大诗人叫歌德，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感动了很久。他说：“人类凭着聪明设定了很多分界，最后又必定凭着爱，把它们全部推倒。”

您好像要说话了，但还是没有。我又说：“比歌德更高明的是中国的老子和庄子，他们压根儿不承认那些分界，因此也想不到去把它们推倒。在他们看来，天下万物不仅交缠，而且涡漩，转眼都走向

了对面。因此，连给它们定位、命名都是徒劳。很多人和很多事，可能在对面和反面更容易找到。”

说到这里我停了下来，再一次等您。很奇怪，您的目光已经不再看我，而是看着远处，看着天。我有点生气，决定换一种语言方式。像少数民族对歌，像古代诗人对联，先抛出一句，来钩出对方的下一句。我根据您的行迹，说了一句：“最美丽的月色，总是出自荒芜的山谷。”

终于听到了您的声音，您说：“最厚重的文物，总是出自无字的旷野。”

我太高兴了，接着说：“最可笑的假话，总是振振有词。”

您接得很快，马上说：“最可耻的诬陷，总是彬彬有礼。”

我说：“最不洁的目光，总在监察道德。”

您说：“最不通的文人，总在咬文嚼字。”

我说：“最勇猛的将士，总是柔声细语。”

您说：“最无聊的书籍，总是艰涩难读。”

我说：“最兴奋的相晤，总是昔日敌手。”

您说：“最愤恨的切刺，总是早年好友。”

我说：“最动听的讲述，总是出自小人之口。”

您说：“最纯粹的孤独，总是属于大师之门。”

我说：“最低俗的交情被日夜的酒水浸泡着，越泡越大。”

您说：“最典雅的友谊被矜持的水笔描画着，越描越淡。”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桂忠玉